

文學的
經典·
永遠的
黃書

逆旅



郝譽翔

文學的經典・永遠的黃書背

聯合文叢

500

逆旅

● 郝譽翔／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逆旅 / 郝譽翔著. -- 二版. 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, 2010.10

208面 ; 14.8x21公分. -- (聯合文叢 ; 500)

ISBN 978-957-522-901-6 (平裝)

855

99018875

聯合文叢 500

逆旅

作者 / 郝譽翔

發行人 / 張寶琴

總編輯 / 王聰威

叢書主編 / 羅珊珊

副主編 / 蔡佩錦

資深美編 / 戴榮芝

責任編輯 / 余淑宜

美術編輯 / 張薰方

校對 / 余淑宜 郝譽翔

法律顧問 / 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(110)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

電話 / (02) 27666759轉5107

傳真 / (02) 27567914

郵撥帳號 /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 / 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 unitas@udngroup.com

印刷廠 /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 /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(231)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話 / 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 · 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 / 2000年3月 初版

2010年10月 二版

2010年10月20日 二版二刷

定價 / 280元

copyright © 2000 by HAO, YU-SI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經典版序） 純真年代

郝譽翔

一九九一年夏天，我陪父親回山東老家，青島酷熱高溫，逼近四十度。

那一趟炎夏之旅，便是這本《逆旅》的由來。

但雖然說是我「陪」父親，其實不是，他自己一人獨來獨往慣了，根本不需要人陪，而是我自告奮勇要跟。那時，距離一九八七年解嚴開放探親，也才不過四年而已，蒙在大陸上的神秘面紗尚未褪去，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，實非今日所能想像。當我知道父親要回老家，便一直嚷著要跟，那真的如同書中所寫，是抱著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返鄉。然而回去了，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原初的追尋新奇刺激，到後來，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、愕然和悵惘，在歷經了這趟啓蒙之旅後，我這才知道，歷史太大，而個人太小，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。

當然，我也得要感謝我的父親。我跟著他，果然成了多餘的累贅，在開放之初，他已回過

老家一趟，而這一次，他早就另有圖謀，我後來才恍然大悟。於是回老家住沒兩天，父親便藉口說要辦事，便上青島去了，只留下我獨自面對一屋子陌生的親戚，而他們說的山東土話，我幾乎一個字都聽不懂。

他這一走就是十多天，音訊全無。我們老家在平度縣官莊鄉南坦坡村，從村子裡得要騎上半個小時的腳踏車，才能到官莊鄉，然後坐公車到平度縣城，再轉搭長途客運到青島，清晨天還沒有亮就出門，直到傍晚才能抵達目的地。就在這樣一個偏遠到彷彿與世隔絕的農村，小小的，只有幾十戶，我獨自住了近乎整個夏天。所以，我至今始終都還不能忘懷那一片遼闊的黃土地、高粱青紗帳、筆直的白楊樹，以及老家親戚們的臉孔。我忘不了我的姑姑，她年輕時是村中數一數二的大美人，後來生了八個孩子，還身披英雄母親的綵帶，接受共產黨表揚。我也忘不了我的姑丈，他的皺紋深深鐫刻在額頭上，活像是從張藝謀《紅高粱》裡走出來的人物。還有我的表姊和表哥們，以及我的小表妹小英，那時的她還不到二十歲，從未出過農村，後來卻陪我遊遍了整個山東，成為村子裡閱歷最豐富的人。據說，在後來的好幾年中，她都還有滿肚子的旅遊故事可對村子裡的人講。她真正成了班傑明所謂的「說故事的人」。

然而我們結伴旅行時，我表妹卻不總是愉快的，她經常埋怨怎麼不管走到哪裡，都是在看廟？上餐館吃飯，也不如回家坐在板凳上，吃發黃的饅饅再配一碟韭菜來得自在。她的生命在老家的黃土地上長了根。透過她，我也彷彿看到了命運的另一種可能，假如在一九四九那年，

我的父親沒有離開山東，那麼，我可能就是她了——在鄉下長大，熬過幾次饑荒，小學沒能讀完就輟學，平日的工作是種田，後來村子附近設了工廠，就偶爾跑去打打零工，但也是有一搭、沒一搭的，因為那工廠始終處在一種岌岌可危的狀態；而在白日閒暇時，或許也會幻想起一段美麗的愛情，但心中卻很清楚，最後的結局就是嫁給隔壁村年齡相近的男孩，必定也是種田的——在一望無際的高梁環抱之下，一個年輕女孩的選擇不會太多。

命運來到這裡，便有了岔岔的可能。如果如果，久而久之，我居然也覺得自己就是她了，每天吃饅饅，睡在炕上，我還特別喜愛老家饅饅帶著一股酸勁的滋味。然而唯一和她們不一樣的，足以清楚標誌我的外來身分的，竟是洗澡這一回事。農村沒有廁所，也沒有浴室，表哥表嫂把自己的房間讓我睡，當我第一次提出洗澡的要求時，他們面面相覷，支吾了老半天。

「這個嘛，洗澡……」表嫂呢喃著。

看她疑惑的表情，似乎是一件距離生活非常遙遠的事。表哥表嫂跑到屋外，兩人嘖嘖咕咕商量好久，才終於拿著一個臉盆和紅色的熱水瓶，放在房間的泥土地上。我把房門關好，把熱水倒進盆裡，一縷白色的熱氣裊裊升起，飄散入黑夜，而房中只有天花板垂下來一盞小小的黃色燈泡，光線黯淡，我連手中拿的是沐浴乳、還是洗髮精都搞不清楚，就著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水，我不僅洗了澡，還一併洗了頭髮。

我每天都要洗頭洗澡，成了村子裡的新聞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那水竟是從支部書記家買來

的，一瓶一毛錢。全村只有支部書記家才有專門燒水的鍋爐，想要熱水，就得上那兒去買。但村民買水是爲了泡茶，只有我是爲了要洗澡，這讓支部書記的女兒很驚訝。她的年紀和我一般大，每當到了晚上七、八點，眼看著，又該是我洗澡的時間到了，她就會跑到我家門前，問我：「今天洗澡不？」然後她便興沖沖地跑回家，幫我打水過來，等我洗完澡，走出房門，她還等在院子裡，就是想看我會不會換了一個模樣？

老家的村子很小，雞犬相聞，是一個沒有隱私的地方。我的衣服和姑姑、表妹、表嫂的全晾在一塊兒，曬在院子裡的一條細繩上。我的明顯和她們的不一樣。村裡的女人經常聚在我的內衣褲底下，一邊研究撫摸，一邊讚歎起來說：「台灣的果然是又漂亮，質料又好。」

後來，姑姑告訴我，附近的工廠設有洗澡間，每星期三傍晚開放一次。姑姑太老了，不想洗，要表妹帶我去，村子裡其他女孩知道了，也嚷著要跟，一群人便組成了自行車隊，從村子浩浩蕩蕩出發，騎到工廠至少也要花半個小時以上。我們騎過黃昏的田埂，兩旁都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田地，涼風嘩啦啦的掀起裙子，就像一朵朵盛開的花。工廠門口聚著一些人在抽菸，看到我們就笑，說：「那個台灣人又來洗澡了。」

那是一間開放式的大澡堂，沒有燈，在黃昏幽暗的光線中，女孩們摸索著脫下衣服，赤條條站在一排蓮蓬頭的水柱下。我們這才發覺，原來不管是台灣、或是大陸，是農民、還是支部書記的女兒，其實長得也沒有什麼兩樣。大家都發出了吃吃的笑，那笑聲混合著水聲，引起驚

逆旅

聯合文學・經典版系列

目次

(序)關於小說這一回事／郝譽翔……………	5
(經典版序)純真年代／郝譽翔……………	V
取名1……………	19
取名2……………	22
誕生，一九六九……………	25
島與島……………	33
搖籃曲……………	44

冬之旅……………57

1 晚安……………58

2 冰凍的眼淚……………65

3 洪水……………73

4 回首……………77

5 鬼火……………94

6 春之夢……………98

7 白頭……………114

8 逆旅……………119

9 幻日……………130

餓……………133

情人們……………151

午後電話……………174

青春電梯……………182

晚禱……………185

後記……………187

（經典版評述）君父的城邦衰頹之後／陳建忠……………191

人的嗡嗡迴響。等洗完了澡，我們一群人又整裝待發，騎車穿過工廠的大門，穿過紅色的落日
和長長的田埂，等回到村子時，雙腳早已沾滿了路上揚起的沙，好像剛才全都白洗了一場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這些畫面都還歷歷在目，但屈指算算，距離我上次回大陸山東老家，也已
經悠悠二十年過去了哪，我再也不曾回去。父親逝世之後，我更是從此斷了與老家的聯繫，然
而，在這一段期間中，卻也正是大陸農村面臨翻天覆地的時刻。聽說，沿海農村的人全都
跑光了，跑到城市裡去打工。所以每當我行走走在上海、或是北京時，看到蹲踞在紅磚道兩旁的
民工，我都不禁想起老家的表哥和表嫂們，他們現在到底是在哪裡呢？是否也正徘徊在一座陌
生城市的街頭？

但在二十年前，據我所知，離鄉打工的念頭卻從來沒有來到他們的腦海中。我回去那一
年，村子裡正逢乾旱，農民又買到假農藥，一年種地的辛苦全都付諸於流水。我原本以為，我
會如同詩歌中所描寫的，在老家看到一派悠然閒適的田園之樂，但沒有，一點也沒有，天災和
人禍是農民的宿命，現實面的殘酷簡直令人不忍逼視，尤其是在資訊封閉的鄉下。對於我的表
哥和表嫂而言，除了眼前這一塊乾枯的田地，和小小的村子之外，他們最遠的腳步就是到平度
縣城，肚子餓了，便買兩根油條，站在路邊啃完就是，除此之外，他們哪裡也去不了。青島，
遙遠得就像是外國一樣，他們連想都不敢去想。

我回老家的一個多月中，村子裡就發生三次喝農藥自殺的事件。一對夫妻爲了五十塊人民

幣，大吵一架，結果妻子喝了農藥，命是救回來了，但醫藥費卻花了一千多塊。「真傻。」姑娘嘖嘖地說。但除了發傻之外，對於困窘的現實，村民們也拿不出其他的辦法。

田地既無可指望，他們只好到村子附近的工廠去打工。如今回想起來，那很可能就是大陸老百姓由農轉工的濫觴。支部書記的女兒在工廠當秘書，我和表妹去找她玩耍，看她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張桌子前面，有模有樣，但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。那間工廠空空蕩蕩的，看不見什麼工人，而下午時分的太陽，斜斜照進廠房，油然生出一股死寂和蕭條。

「工廠賠錢，發不出薪水。」支部書記的女兒一邊修指甲，一邊嘆氣，埋怨說上級主管發了個命令，要每個員工捐獻兩百塊，好幫助工廠度過難關。

我聽了很稀奇，居然有這種事？沒薪水可領還要倒貼錢，那幹麼來上班？但後來，我才發覺這一點也不稀奇。村子裡的男人白天種地，到了晚上八點，他們就會提著一盞盞燈籠，挨家挨戶去敲門，召喚著大家到另一家更遠些的工廠去上夜班。他們同樣是半年沒有拿到工資了，但卻還是照常上工，因為只要去，就有一絲領到錢的希望。

每天晚上，當咚咚咚的敲門聲一響，我就看見表哥窸窸窣窣穿上襯衫，跟著其他的男人出門，一長串的燈籠，便逐漸消失在黑夜籠罩的大地上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表哥回來時，一雙眼睛都是紅的，補眠一下，他又得趕緊爬起床種田。我搖搖頭說，這樣實在太辛苦了，還不如離開農村，去城裡打工吧。我還很認真的幫表妹想生計，建議她去青島的路邊擺個攤子，賣涼

水。他們聽了，卻淨是一臉無奈的笑，說他們沒有城市的戶籍，根本就去不了，所以我說的，盡是一些不切實際的餽主意。

但如今他們卻真的全跑到城市去了。

城市果然有那麼好嗎？我這才知道自己當年有多麼的天真，以為城市就是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天堂。於是再回過頭來看這本《逆旅》，悵惘之餘，還有更多的感慨與眷戀，我彷彿又看到了二十歲出頭的自己，背著小小的行囊，遊走在那片大地之上，卻渾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一個時間的轉捩點上，而那不但不是我個人生命旅程的轉捩點，更是一個大歷史的轉捩點——從此以後，中國的農村，便無可抵擋地被捲入商業化與現代化的浪潮，於是那樣純真的年代的我，以及大陸，都儼然不再存在了，只能於此書的文字中去尋找。

（序）

關於小說這一回事

主啊！是時候了。夏日曾經很盛大。

把你的陰影落在日規上，

讓秋風刮過田野。

讓最後的果實長得豐滿，

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，

迫使它們成熟，

把最後的甘甜釀入濃酒。

誰這時沒有房屋，就不必建築，

誰這時孤獨，就永遠孤獨，
就醒著，讀著，寫著長信，
在林蔭道上來回
不安地遊蕩，當著落葉紛飛。

——里爾克〈秋日〉

1

觸摸

經常被人問起，關於小說這一回事。而我則回答：爲人生尋求解釋。
就像安東尼奧尼在〈事象地平線〉文中所描述一場飛機墜毀的意外：

死者、死者的殘骸和血肉已難再復原。可是靠海的草原邊緣有兩根手指，那手指連在一隻手上，一隻整潔得古怪的男性的手，抓著一支小小的白色塑膠咖啡匙。手指稍曲，抓湯匙的手向下就像往常攪拌的姿勢。下面放杯子的地方，有塊血漬，彷彿在這種情況

下，攪拌血液遠比攪拌咖啡來得有道理。就是這個邏輯，無聊至極，使得這個組合可怕嚇人。

一隻握住咖啡匙的已經沒有生命跡象的手，卻彷彿還想要述說些什麼。這一足以震懾所有識與不識的人，又無人可以解釋的畫面，正緩緩裂開了一張抽象的嘴，從靜謐的草原朝我們發出巨大且空洞的聲響。其實，不只在一場飛機失事的意外，在人生中，如此沉默而又咆哮的畫面幾乎無所不在，它們總是安安靜靜地存在著，如長年縈繞山頭的雲靄，有的人終生視而不見；但若是見到它們的人，無不感到驚懼可怖，震耳欲聾，然後不得不被迫喚起想像，努力以文字去撩撥它、驅散它、穿透它、抵抗它。就像是駕駛飛機穿越過濃密的雲層，機身劇烈的顫抖著，緊繃住你的每條神經，但是不到最後一刻，就不能夠見識到什麼叫做天空的藍，狀似柔軟的雲所蘊藏的強大韌力，以及與之衝搏時你的體內所湧漲出來的快感。

那快感尚且停留在你的指端。然後你鬆開手掌，終於抵達神秘的無言的極致，那安東尼奧尼稱之為的「事象地平線」，你忍不住伸出雙手想要去觸摸它。在那裡是事物的極限，永恆的歇腳處，奧秘的淵源，是所有地平線中的地平線，在那兒已經沒有其他事件了。再也沒有任何事件。